



楊雪婷

民國56年6月6日

廣東

學歷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
現職／高雄市右昌國中教師

阿達之家

寫在劇本之前

楊雪婷

現在的家庭問題不少，也許您有幸是幸福家庭的一份子，但您身邊的親朋好友中，難免有些不愉快的案例。本劇中的祖母因兒子與媳婦事情忙，常忽略她，孫子女又與她格格不入，使她常擔心被遺棄而沒有安全感，故特別嘮叨且在意金錢，但這反而使他們更遠離她。兒子任職保險公司業務經理，為保住業績而忙於應酬、攀關係，為了面子不把苦水說出來，生怕太太賺的錢比他多，會失去男性的尊嚴。媳婦因年近四十，擔心自己老了，不再能抓住丈夫的心。正好她丈夫為拉生意而常出入酒廊，她為了求證她對丈夫仍有影響力，故意製造約會夜歸的假象，來試探丈夫的反應。小孩因受祖母及父母愛錢的影響，國三的歐達和國一的歐雅都擅長算計積聚金錢，每為大人做一件事都要求報酬。這樣的家庭，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？親情的疏離，能否彌補起來？這就是本劇試圖呈現的主題。劇中許多情節，為求寓教於樂，儘量以談諧方式呈現，並加上甘草人物笨賊及貪小便宜的陳太太，使劇本更富於演出效果。對話中或有誇張滑稽之處，盼能博君一笑，並留下若干省思。

阿達之家

劇情大綱

歐達（綽號阿達）的家庭是個問題家庭。一日，他偷了趙老師剛標到的一筆會錢，回家後藏在沙發靠枕拉鍊內。祖母發現後以為是媳婦藏的私房錢，吞沒改藏花瓶內。媳婦為插花而發現錢，以為是丈夫藏的，吞沒改藏老式掛鐘盒內。丈夫因停了很久的鐘忽然響了，調整時發現錢，認為是太太藏的，吞沒改藏錄影機下，後因小偷偷走錄影機，而暴露在外無人發現。阿達因偷錢良心不安，欲私下還回卻發現錢不見了而找阿姨商量，恰好趙老師因懷疑阿達而來訪，阿姨與老師是舊識，為阿達道歉疏通，講解掉錢經過時發現錢，還給了趙老師。祖母發覺錢不見，且聽說有小偷光顧，報警後警察來查，父母也均表示丟掉錢，詳問後掉的都不是自己的錢，一家人在溝通中達到互諒。

場景介紹

本劇一景到底，為一個客廳連廚房的活動空間。舞台之左半（以觀眾席看的為準）有高低櫃、電視、錄影機、矮几及一套皮沙發。中間有一道隔間櫃，右半為一個新式的廚房，有冰箱、流理台、瓦斯爐和掛著的不鏽鋼炊具。稍前面一點有張餐桌及搭配的整組椅子。矮几、隔間櫃及飯桌上可各放一盆假花擺設，隔間櫃上的假花須以高的闊口花瓶活動式插放，為重要道具。牆上有西畫、相片等懸掛，並有許多妹妹得的獎狀。另有一老式有鐘擺箱的掛鐘，亦為重要道具。沙發前矮几上有電話，沙發上有若干靠枕，均不可少。出入口方面，左半沙發後有一面向觀眾的大門，門邊有鞋櫃，門旁有大樓對講機，右半餐桌之右有一通往內室的走道。牆上有無窗戶無妨，但若有窗，應配上典雅窗簾布，呈現小康的中產階級景象，為大樓其中之一戶。

第一幕

時：晚上約十一時。

人：小倫、歐文亮、陳太太和張孟君。

景：如前面場景介紹，因一景到底，不再贅述。

△當幕啟時全場暗，有開鎖聲，小倫持手電筒入，東照西照，看見無人即大膽開燈，東摸西

找，拔起錄影機疊在電視上預備搬，又打開高低櫃（或隔間櫃也可）拿洋酒，放入黑色大袋子內。

△小偷宜穿黑色，戴一黑色如襪套只露眼、鼻的頭罩，或戴短絲襪罩頭。正偷著時，文亮開門入，微有醉意，小偷迅速閃到隔間櫃後躲起來。

△文亮癱坐在沙發上，鬆開領帶，腳蹠在玻璃桌上，此時門鈴響。

△文亮拿了雙拖鞋套上，不耐地去開門。

文亮：（邊開邊說）誰呀？

陳太太：（手捧果糖一罐）是我呀！我來還果糖。不好意思，每次都跟你們借東西。（自行走入）我就放在這玻璃桌上啦！（見文亮皮鞋脫在地毯上）

陳太太：哎喲！這臭皮鞋怎麼好放在地毯上呀？！嘖嘖！（拎起鞋子放到門邊鞋櫃裏）要養成好習慣嘛！

文亮：（先是不耐，後轉而訝異）妳怎麼知道我鞋子放在第一格？

陳太太：（乾笑）鄰居嘛！走動多了，大家像一家人似的。嘿，這錄影機怎麼擺這樣？（小偷一驚）

文亮：（抓頭）不知道。我剛回來而已。

陳太太：（游目四顧）這櫃子門怎麼沒關？（小偷縮身蹲下）噢，裏面洋酒少一瓶。是你喝了

嗎？

文亮：沒有啊！陳太太，妳對我怎麼比我還清楚。（挖苦地）

陳太太：不客氣。守望相助嘛！

△文亮又好氣又好笑。

陳太太：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耶！

文亮：我都說我不知道了嘛！已經很晚了，我太太大概在睡覺，那麼想知道的話，明天妳再問她嘛！

陳太太：孟君？她已經回來了嗎？

文亮：陳太太，真的很晚了。妳還有事嗎？

陳太太：沒什麼事啦！不過，今天傍晚我來借果糖的時候，看到她穿得好漂亮，高跟鞋叩叩地走出去了，應該是還沒回來嘛！不然我肯定會知道。

文亮：陳太太，妳應該去開一家徵信社，才不會浪費人才。

陳太太：好吧！算我沒說。拜拜！（走到門口又回頭）對了，你媽中午就去劉太太家打牌了，她說明天早上才回來。我走囉！（出）

△文亮把門鈕門上。小偷欲溜走，文亮回頭，只好縮身。

文亮：哼！死八婆。恐怕連我內衣褲放在哪裏她都知道。

△走到沙發邊欲坐，忽又停止動作。

文亮：咦，孟君還沒回來的話，她會上哪兒去啦？

△倒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拿著杯子走來走去。有些坐立不安。走時好幾次差一點碰到小偷，小偷拚命換姿勢縮身，文亮也沒留意。

△文亮開門探看，失望回來，坐沙發上。

△門開，孟君入，打扮亮麗。一進來自願自換鞋，手中大包小包，對文亮視若無睹。

文亮：咳。（假裝看報，其實在偷看孟君）妳——上哪兒去啦？

孟君：我正要問你去哪裏咧！

文亮：奇怪了！我坐在這裏等妳，妳一回來反而問我去哪裏了，天下哪有這種事！

孟君：你才等我一次，我不知道等你多少次了！我今天來是比你早回來的。不過特地在地下室停車場坐在車上等。想讓你先進門體會一下等候的滋味，看看你會不會擔心我。

文亮：哦。原來是這樣啊！（抱歉狀）妳等了很久嗎？

孟君：也不太久，才二十幾分鐘。

文亮：什麼？那妳早先的時候到哪兒鬼混去了？

孟君：我去哪兒你會關心喲？我雖然沒有你那些酒廊小姐年輕，可也不至於沒人要吧！

文亮：妳是說妳跟別人去約會？妳這樣對得起我嗎？

孟君：真是惡人先告狀！我才要問你天天在酒廊鬼混對不對得起我啊！

文亮：那是應酬嘛！業務需要呀！

孟君：哼！藉口！你賣保險，賣到酒廊去了！賣的是哪一門子的保險！

文亮：這妳就不知道了！我一方面帶大客戶去酒廊 HAPPY 來拉攏他們，另一方面，一間酒

廊起碼有二、三十個小姐，我再介紹她們參加女性終身保險，讓她們將來人老珠黃的時候終身有靠。又增業績，又積陰德，一舉三得，多好啊！

孟君：這麼好賺，怎麼輪得到你？早被別人搶光了！

文亮：不見得啲！要說動這些小姐拿出辛苦錢來投保，可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！又要口才好，又要看來老實可靠，還要一表人才，使她們樂於親近，這種條件，非妳老公莫屬啊！

孟君：噁心！午夜牛郎！賺酒家女的皮肉錢！

文亮：妳怎麼說這種話！夫妻要互相信任嘛！我心裏只有妳一個人，在外面應酬扮笑臉已經很辛苦了，回來妳還不相信我。唉！人生乏味呀！（故做痛苦狀，抱頭坐到沙發上）

孟君：（坐到文亮身邊，口氣軟化）對不起啦！我說得太過分了。

△小偷見兩人均坐下，機不可失，匍匐前進，由沙發後爬過。

文亮：不行。除非妳親我一下，我才接受道歉。（嘟起嘴做待吻狀）

孟君：（一手點過去，把文亮頭點開）給你一點顏色，你就開起染坊來了！

△小偷勾到立燈插頭，把插頭拉脫了，燈忽滅。

文亮：老婆，是妳把燈關了嗎？好有情調喲！

孟君：死相！大概是燈泡燒掉了。你去開大燈啦！

△文亮依言起來按大門邊的燈掣，燈光大亮，小偷正爬到門邊，大驚縮身回沙發後。文亮背

對小偷而未見到。

文亮：（向著孟君）老婆，妳看我多聽妳的話。

孟君：你過來，我有話問你。

文亮：（坐下）什麼事？（期待狀）

△小偷又從沙發後爬向門邊，輕輕開門。

孟君：（正經地）你有沒有做愛滋病檢查呀？

△小偷與正要進來的陳太太狠狠撞了一下，倒退兩步。

陳太太：要死啦！沒長眼睛啊！

小偷：對不起，對不起。（閃身跑出門）

陳太太：剛剛那個是什麼人呀？沒見過吔！真是粗魯。

孟君：我也沒見過那個人。

文亮：我也沒見過。啊！難道是小偷？

陳太太：（興奮）啊？小偷？！天呀！快看看有沒有少什麼東西！

△三人四處巡視。

孟君：還好，錄影機和電視疊在一起，差點被他搬走。看來全部只少了一瓶洋酒。

陳太太：（由沙發後面提出一個黑袋子放玻璃桌上）什麼也沒少。還多了點東西。（打開袋子取出裏面之物）一、二、三，三瓶洋酒。多了兩瓶吔！（看孟君和文亮）

孟君：文亮，我們是不是該報警？

陳太太：報什麼警！我問妳，妳們家少了什麼嗎？

孟君：是沒有啦！

陳太太：這就對啦！多的也不知道要還給誰。不如一人一半吧！（取走一瓶）我走啦！

孟君：等一下。陳太太，妳來我們這兒，是不是又要借什麼東西啊？

陳太太：這次不是。我聽到你們在吵架，本來是要來勸架的。哦，想起來了，剛才我聽到說誰得愛滋病啦？

文亮：沒有沒有，妳聽錯了啦！很晚了，多謝關心啦！

△文亮開門送客，陳太太走到門口又回頭。

陳太太：（向孟君說）假如誰得了愛滋病，一定要告訴我啲！（文亮、孟君做無奈狀，幕落。）

第二幕

時：第二天傍晚。

人：文亮、孟君、阿達、奶奶、陳太太。

景：歐家客廳。

△幕啟時客廳空無一人，內室傳出O·S聲音，是文亮和孟君。

文亮：來嘛！

孟君：沒時間啦！等下同事要聚餐，我是回來換衣服的。我載的一個同事還在樓下車上等咧！

文亮：我也是回來換衣服的。等一下也要和客戶吃飯。不過不要緊，既然我們都要換衣服，不

如一起脫，多方便啊！

孟君：不行啦！車子引擎還沒熄火，底下還有人在等吔！

文亮：妳先給我熄熄火嘛！

孟君：別鬧了！沒時間啦！（阿達背書包入，進來後蹣跚脫球鞋換脫鞋）

文亮：沒關係，我很快的。一會兒就好。

孟君：不行！再鬧我踢你囉！（阿達側耳傾聽）

文亮：妳不履行夫妻義務！

孟君：我有權拒絕不合理要求！（阿達走近內室門處聽）

文亮：妳是逼我向外發展是不是？

孟君：你早就向外發展了！不要亂找藉口！

文亮：我這樣想要就是證明我沒有向外發展，我是清白的！

孟君：這只能證明你是個胃口很大的色情狂！

文亮：妳誤會我了！我只愛妳一個！妳看，我皮夾裏放著妳的照片，時時都想著妳。

孟君：（口氣軟化）誰知道你是真的還是假的。

文亮：來，親一個。

孟君：唔。（OS不再有聲音後，阿達顯出放心狀）

△阿達走回正中長沙發處坐下，卸下肩上書包包抱在懷中，顯得有些心神不安。他拿出一個標準信封，裏面裝著厚厚的東西。左顧右盼無人，抽出封內之物，原來是厚厚一疊一千塊紙鈔。十張紮成一束。

阿達：（點鈔票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十個十張，一共有一百張，一百張一千塊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個零，那就是十萬塊。我的媽呀！十萬塊！
（以手掩口）

△阿達把錢放回信封內。有點不知如何是好。

阿達：怎麼會這麼多。（猶豫）該藏在哪裏才好呢？

△阿達拿著信封走來走去，無法決定藏在哪裏才是妥當的。

阿達：不能放在房間裏，YY那個小討厭會亂翻我東西。（停頓）書包也不行。會被發現。她每次心血來潮就假裝自己是大偵探，到處亂翻，就是想找點資料跟媽媽打小報告。

△又走了幾步，忽有所悟。

阿達：全家她唯一不翻的地方，就是沙發這裏。越是公眾的地方反而越安全。（拿起沙發靠枕，拉開拉鍊，將錢塞入，再拉上拉鍊，把枕頭放好）就放這裏好了！

△阿達放好後，靠著靠枕試著坐看看，覺得頗滿意。又站起走遠一點用眼看，也覺不錯。

阿達：這樣就萬無一失了。嗯，好像是萬一無失。不對，可能是萬無一失。哦，一定是萬一無失，萬一聽起來比較順口。

△正看著時，文亮衣衫不整，襯衫扣子全開，皮帶及褲頭用手提著由內室跑出，另一手護頭。孟君拿著兩個枕頭出來，用枕頭丟文亮。孟君亦衣衫不整。

孟君：你還逃！你騙我說你是清白的，那你內衣上的口紅印是怎麼回事？被你哄那麼久，這次終於讓我逮到真憑實據了！

文亮：冤枉啊！我不知道怎麼會有口紅印呀！可能是妳自己印上去的吧！

孟君：胡說！我今天擦的口紅不是這個顏色的！

文亮：這件是上次忘了洗就丟進衣櫃裏，今天找不到內衣，只好穿上它。不信妳聞聞，有一種怪味道。

△文亮手扯著汗衫走近孟君，做狀要她聞。

△快接近時孟君手捏鼻做嘔吐狀。

孟君：噁心！你越來越低級了。

文亮：那妳是相信我的清白囉！

孟君：那只能證明你上次就在外面不老實！

文亮：我已經解釋過了嘛！妳不信，我就脫下來給妳，妳自己去拿口紅一支一支比對看看，根本就是上次妳自己印上去的啦！

△文亮做勢欲脫。

孟君：不用了！那麼臭我才不碰咧！

文亮：老婆，求求妳，不要一天到晚找我鬧嘛！下了班大家都很累，妳每天給我疲勞轟炸，連一點培養夫妻感情的機會都不給我。

孟君：說得好像都是我的錯！是誰一天到晚應酬，不留時間培養夫妻感情？

文亮：我剛才不是要培養夫妻感情嗎？

孟君：那不是感情，是發情！像一隻發情的公狗，一點格調也沒有。

文亮：不是說夫妻床頭吵、床尾和嗎？我就是床尾努力和呀！

孟君：呸！你把我當母狗嗎？（拿起沙發上的靠枕丟文亮，恰好拿到放錢那個）

△阿達很緊張，但不敢阻止。

文亮：（用手擋枕頭）不要這樣啦！（不高興）

孟君：我是人吔！人有思想、有感情，需要被肯定、被重視。女人尤其需要被呵護的感覺，這些你到底懂不懂？

文亮：妳就知道要人呵護，那誰呵護我呀？我每天在外面工作得那麼辛苦，我也希望一回來就

有人問我：「加班會去一嗎？沒？哇來給你放燒水！」像那個什麼頭牌什麼好的廣告那樣，妳做到了嗎？

△對講機響。

孟君：（去接）喂，是管理員先生啊！我知道，請您讓我朋友再等一會兒，我馬上下來。（掛掉，瞪文亮一眼）沒時間跟你吵，我現在要準備出去了！

△孟君蹬了蹬腳，轉身快步走入內室，腳步很重。

△文亮哼了一聲，悻悻然轉身，看到阿達。

文亮：（嚇了一跳）你怎麼不吭聲站在這裏，像個鬼一樣。

阿達：我剛回來，什麼都沒看到。

文亮：真是乖孩子，這麼懂事。（摸摸阿達的頭）爸爸現在要去換衣服出去談生意，你乖乖在家照顧妹妹喲！

△文亮掏出一百元給阿達，意示收買。

阿達：沒問題。謝謝爸爸。

△孟君換好衣服，補完妝出來，背著皮包。

孟君：達達！五點不是要補習嗎？都四點五十五了還不出門？上次老師打電話來，說上個月上課八次，你遲到六次，缺課兩次，沒一次正常的，功課怎麼好得起來！

阿達：知道了。我去拿書。（向內走）

△孟君走到門口，忽回頭。

孟君：達達！跟奶奶說叫她請鎖匠把門加個好一點的鎖，不然小偷會跑進來！

阿達：知道了。

△孟君在鞋櫃處穿上高跟鞋出。文亮和阿達目送她離去。

文亮：真受不了。每次得理不饒人，牙尖嘴利的。

阿達：這句話我也沒聽到。

文亮：（摸摸阿達的頭）真乖，不像你妹妹老愛打小報告。（掏出一百元，又塞給阿達）我進去囉！

△文亮走入內室。阿達立刻撿起靠枕放回去，但放歪了。他又去撿另外兩個枕頭，拿好站在內室通道口等。

△文亮出，阿達遞上枕頭。

文亮：（摸摸阿達的頭）真乖，幫我拿進去放好。（欲走）

阿達：遵命。（站著不動）

文亮：哦，我忘了。（掏出皮夾，又拿一百元給阿達）

△阿達入內，文亮去穿鞋。

△奶奶進門，手提數個油紙袋的菜，見文亮大喜過望。

奶：文亮！別走啊！吃完再出去嘛！我買了你最愛吃的鱸魚，要做檸檬清蒸魚給你吃，很快的，半小時就好。

文亮：（不耐煩）我和顧客約好了先談生意再吃飯。沒時間啦！

△文亮出門。

奶：唉！每次都這樣。一家人已經幾個月沒聚在一起好好吃頓飯了！這個說沒時間、那個說吃過了，小孩子去補習，回來就說塞了個漢堡填肚子，個個不理我。（邊說邊走到餐桌前放下菜）做菜有什麼意思呢？只有我一個老太婆吃。

△阿達拿補習袋由內出。

奶：達達，吃飯呀！很快的，一會兒就好。

阿達：不要叫我達達嘛，我都國中三年級了，這樣叫像叫幼稚園的，給同學知道會笑我的。

奶：同學怎麼會知道？

阿達：還說咧！上次你接到我的電話，大聲叫「達達，達達，有人找你」害我被笑了一個禮拜。

奶：不叫就不叫，那不然叫你什麼？歐達這個名字真難聽，以前叫你爸不要取這個名字偏不聽，歐達，毆打，要不就阿達（ㄉㄚˊ），我就說要叫達雄嘛！

阿達：什麼大熊？好拙（念ㄉㄨㄛˊ）啣！奶奶真俗（念ㄉㄨㄛˊ）。同學都叫我達哥。

奶：奶奶假如叫你大哥，你爸不是要叫你大舅了！

阿達：那妳叫我阿達嘛！不過不要念成阿ㄉㄚˊ。

奶：好啦！別走啊！吃飯皇帝大啊！

阿達：不行啦！我補習遲到了啦！

△阿達到門口穿鞋，忽想起孟君的囑咐。

阿達：奶奶！媽媽說叫你請鎖匠，把門加個好一點的鎖。

奶：（不悅）她是說「叫」我「請」鎖匠嗎？

阿達：對呀！有什麼不對嗎？

奶奶：哼！鎖匠用請的，我用叫的，我比鎖匠還沒地位。當我老媽子！
阿達：（聳聳肩）我走了。

△阿達出門。

奶奶：唉！大的小的都不把我當回事。

△奶奶走到沙發坐下，看到那個放歪了的靠枕。

奶奶：嗯？怎麼放這樣。

△奶奶拿起靠枕欲放正，發現上面沾了灰，拿起來拍了拍，但拍不乾淨。

奶奶：這麼髒，只好拆下來洗。

△奶奶拆下枕套，發現那袋錢。

奶奶：奇怪，誰在這裏藏了個信封。（打開拿出錢）哎喲！好多錢啊！（大驚）

奶奶：（數錢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十個十張，一共是十萬塊。阿

彌陀佛喲！十萬塊！（以手掩口）

△左顧右盼，怕被人發現。

奶奶：一定是阿達他媽藏的。哼！私房錢那麼多。一定不止這些。常常拿回去貼娘家，根本沒

把我當媽。（滿意地拍拍錢）現在這是我的啦！

△門鈴響加上拍門聲，陳太太在外叫門。

陳太太：（O·S）歐媽媽，開門哪！我是陳太太呀！

奶 奶：（小聲嘟囔）一定又是來借東西。小氣得要死，什麼都借，自己不去買。

△奶奶要把錢收好，一時還沒決定放哪裏，就先壓在靠枕下面。

陳太太：歐媽媽，開門哪！

奶 奶：來了來了！

△奶奶才開門，陳太太一陣風似地就進了來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，伸手就拿起拆下的枕套。

陳太太：喲！這靠枕的花樣真不錯，在哪兒買的呀！明兒個我也去買幾個。（伸手欲拿枕心）我

摸摸看軟不軟。

△奶奶一屁股坐在枕心上不讓碰。

奶 奶：哎喲！年紀大了，站都站不住，腰痠腳軟得很。

陳太太：這您可要多活動筋骨。越是少活動，越是痠痛呢！

奶 奶：是呀！我先歇歇再動。（停頓）我說，妳這次是要借什麼東西呀？

陳太太：（不好意思）這個嘛，我包水餃，忘了買蔥，不知道您有沒有。

奶 奶：在飯桌上，你自己拿。（指飯桌）

△陳太太快步走到餐桌前，抽出一大把蔥，分了一大半，留下一小半又不捨得，再撥了兩根

過去，剩下的還是捨不得放下。

奶奶：我說陳太太，妳就全拿去吧！

陳太太：（驚喜）真的嗎？

奶奶：真的啦！我今天用不到，全都給妳。妳快回去包包子吧！

陳太太：那我就不客氣了！（瞥見牆上多一張獎狀）喲！又多了一張獎狀。雅雅真厲害，我們家

安妮差她差太多了！您真有福氣。

奶奶：哪裏。豬不肥，肥到狗身上去了！女孩子成績好有什麼用！

陳太太：呃，總比沒有好啊！我走啦！（出門）

奶奶：（鬆了口氣）終於走了。被她看到鐵定到處亂講。還好。（拿出枕心下的錢）

△站起來東看西看，看到隔間櫃上的大花瓶，走去拔出其內假花，把錢塞入，正要把花插回

去時陳太太又入。

陳太太：歐媽媽，我來借撈餃子的勺子。

奶奶：（大驚）啊！（轉身）是妳！妳怎麼進來的？

陳太太：（回頭指門）這種門，您在裏面不轉橫那個鈕，我在外面也沒有鑰匙上鎖，自然沒鎖

上。

奶奶：原來是這樣。我剛才忘了。

陳太太：這花瓶真好看。（伸手欲拿來端詳）

奶 奶：（立刻大叫）哎喲！我的腳抽筋！

陳太太：（蹲下幫她揉）小心啊！

奶 奶：妳不是要借勺子嗎？快去拿吧！在那個流理台架子上。煮太久餃子就爛了喲！

陳太太：對呀！謝謝您提醒我，那我不客氣啦！有空來我家吃頓便飯喲！

△陳太太走去拿了勺子出。奶奶立刻站起不抽筋了。拿起花要插，才一轉身，陳太太又開門入。

陳太太：哎喲！歐媽媽身體不錯嘛！那麼快就復元了！還有雅興再插花。

△奶奶立刻轉身擋在花瓶前。

奶 奶：（乾笑）嘿嘿，又有什麼事啊？

陳太太：不好意思，我借醬油。

△奶奶拉著陳太太入廚房。

奶 奶：這是醬油、還有烏醋、麻油、辣椒醬、胡椒粉，統統一起拿去用吧！

陳太太：（驚喜）歐媽媽，您做人真好。

奶 奶：不客氣，再看看有沒有需要什麼，一起借去了，省得跑來跑去。

陳太太：歐媽媽，您好熱心喲！多謝啦！這樣夠了！有空來我家吃頓便飯喲！

△陳太太喜孜孜地走了。奶奶連忙跟上把門鈕轉橫，再回去繼續插花。插好後電話鈴響。

奶奶：（接電話）喂？王太太呀！不忙不忙，兒子媳婦孫兒孫女全不在，連開伙都不用了。打麻將啊？好啊！在哪兒打？好好好，我馬上來。（掛掉）

△奶奶把菜收進冰箱，拿起皮包，又端詳了花瓶一陣子，認爲沒有問題，便出門了。

（暗場）

第二幕

時：同第二幕但較晚些。約晚上七點半至八點左右。

人：孟君、文亮、雅雅、雅雅的三個同學（阿健、琦琦、小慧）、阿達、陳安妮。

景：歐家客廳。

△燈亮，孟君人，手捧一大束花。

孟君：沒想到都一把年紀了，還有人送花給我。（沾沾自喜，邊欣賞花邊換拖鞋）

△孟君找花瓶插花，看到隔間櫃上的花瓶，便拔出假花，發現了錢，拿出數了數，數的動作俐落，片刻數完。

孟君：十萬塊！會是誰藏的？（沉吟）嗯，一定是媽的私房錢。文亮的錢全付貸款去了，家用都是我出的。媽還一天到晚抱怨家用不夠，原來都苛扣下來，當她自己的私房錢去了！（踱了幾步，沉思）這些錢，其實都是我的嘛！（打開皮包欲放入）嗯，不對，皮包太

明顯了！媽假如發現錢不見了，一定會來個諜對諜，把錢再拿走。還是藏在一個妥當的地方，明天再拿去銀行存。

△孟君又把錢拿出來，四下看看，決定藏在老式自鳴鐘擺的箱子內，便拉了把飯桌椅子，脫了拖鞋站上去，開了箱子放在箱子內側邊，再關好箱子，把椅子歸回原位，端詳著看看無破綻。此時孟君的 B.B. Call 響，孟君拿出看。

孟君：誰找我？（拿著對號碼回電話，撥完停片刻）喂？我是張孟君，哪位剛才 Call 我？——哦！是總經理呀！剛才謝謝您送花給我。什麼？鮮花美女、相得益彰？哪裏哪裏，我都老了！（撫一撫眼角的魚尾紋）您找我什麼事？——不是啦！您打電話來是我的榮幸，怎麼會沒事不能找我呢？——哦，您是說明天早上向董事會簡報的那個 Case 呀？我全都弄好了，明天一定沒問題。——您要先過目一下呀？哦，好。您在哪兒？我給您送去。——在公司？您聚餐完還回去加班哪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們做屬下的還沒有您用心。我這就來，請您等一會。

△孟君入內室取文件，文亮開大門人，提公事包，換了鞋，恰好孟君拿文件出，文亮下意識地把手中一疊信藏在身後。

文亮：我回來了。

孟君：我看到了。要不要我來給你放燒水呀？

文 亮：不必啦！妳也累了一天嘛！怎麼？又要出去呀？

孟 君：對。

文 亮：要去哪裏啊？

孟 君：不告訴你！（出）

△文亮目送孟君出去後，坐沙發上拆閱手上那疊信。

文 亮：這封是信用卡帳單、這封是電話費轉帳收據……有了！給我逮到了吧！八成是老情人寫

給她的情書。（拆開讀，掉出幾張照片，拿起一看大驚）

文 亮：怎麼會是娜娜和我的照片？誰把這種東西寄給孟君？（讀信）表姊，妳委託我調查表姊

夫行蹤的事已有眉目……天哪！這根本是栽贓嘛！一起吃飯的照片也拿來當證據！我得

找表弟好好談談。這東西絕不能讓孟君看到。（欲放入口袋）不行，口袋孟君會翻。

（欲放入公事包）不行，公事包雅雅會翻。（拿起靠枕，打開拉鍊塞入）最危險的地

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明天再去找表弟談。

△此時老式自鳴鐘響。

文 亮：奇怪。這鐘已經停了好久，怎麼又響了？吵死人人了！每個鐘頭響一次，這還得了。（拉

廚房椅子站上去想把鐘弄停）停不了，嘎？這是什麼？（發現錢，拿下來數）十萬塊！

會是誰藏的？不管。先沒收了再說。（欲收藏，先摸口袋，後摸公事包，再摸靠枕，均

覺不安)還是分散藏比較好。(走到錄影機前，抬起把錢塞到底下)放這兒好了。

△雅雅帶三個同學進門，手捧生日蛋糕，肩背書包。

雅雅：爸！你在家呀？太好了！我生日耶！這是我同學阿健，我們班的班長，這是我的好朋友

琦琦和小慧。

阿健等三人齊聲：伯父好。

文亮：好。唉！我老了。

琦琦：叔叔好。叔叔好帥喲！

文亮：(讚許地)好孩子，嘴真甜。

雅雅：爸，你沒有要出去吧？一起切蛋糕好不好？

文亮：呃，爸爸年紀和你們差太多，有我在你們反而不自在。不如我現在出去買個禮物給妳，

你們自己玩吧！

雅雅：好吧！不過不要買洋娃娃喲！你和媽媽送的加起來已經有十個了！

文亮：(尷尬)真的啊！不好意思。那妳要什麼？

雅雅：我要一套亞森羅蘋全集。

文亮：好好好，沒問題。(出門)

△雅雅見文亮公事包沒帶走，順手偷翻檢查。

小慧：雅雅，妳怎麼偷翻你爸的東西？

雅雅：（尷尬）哦，沒有啦！我看他車鑰匙帶了沒。

琦琦：對嘛！我們雅雅品學兼優，妳可別講這種話，免得阿健誤會她，害她傷心喲！

雅雅：討厭！胡說八道。大家都是同學嘛！

△門鈴響，雅雅湊到眼洞望，並未開門。

雅雅：誰呀？

安妮：我是安妮呀！跟妳借數學作業。（OS）

雅雅：我也還沒寫完呢！明天到學校再借妳吧！

安妮：妳可不要忘了喲！（OS）

小慧：叫她也進來嘛！一起切蛋糕呀！

琦琦：噓！安妮最討厭了！一來就只有她一個人說話的聲音，又愛黏阿健。難得拉到阿健來給

雅雅過生日，千萬別讓她知道。

雅雅：別說了！會被她聽到啦！

△阿達開門入，安妮尾隨進門。

安妮：有人在說我壞話！我等在門邊，都被我聽到了！

琦琦：沒有啦！（頓左右而言他）妳和雅雅她哥一起出去呀？

阿達：喂！妳不要侮辱我。我剛剛補習完，關我什麼事！

雅雅：哎呀！火氣別這麼大。一起切蛋糕吧！

安妮：哦，過生日不請我。哼！沒想到妳是這種人。

琦琦：妳說話好像睡美人故事裏，那個最後自己跑來的老巫婆吧！嗚——我好怕喲！（裝怕諷刺安妮）

安妮：剛才就是妳在說我壞話對不對？

琦琦：是在說沒錯。不過說的不是壞話，是實話！有人就是受不了實話吧！

安妮：好。沒關係。算妳狠。明天老師找妳追查交換改考卷作弊的事，妳可要受得了說實話的

後果喲！

琦琦：妳又要打小報告？我最不爽妳這一點了！妳想當大家的公敵是不是？

安妮：（裝怕諷刺）嗚——我好怕喲！有人搞惡勢力吧！班長！（靠向阿健）

阿健：不，不要這樣！男女授受不親，有很多人在看吧！

△阿健閃開。

安妮：（跺腳）你這個班長是怎麼當的呀？她欺負我，你看到了沒啦！

阿健：又，又不是我自己想要當班長的。我都說不要當，是你們啦！你們硬要選我當。

安妮：好。沒關係。明天訓導處那個小平頭組長調查這件事的時候，你再告訴他你這個班長是

當假的好了！

雅 雅：妳別逼阿健嘛！鬧得雞飛狗跳的，全班誰都沒面子。老實說，誰沒犯過一點小錯嘛！妳借作業、還有考英文單字之前，先拿沒水的原子筆，把長的單字刻在隨堂測驗卷上來作弊，這也不怎麼光明正大吧？

安 妮：就那麼一次而已啦！（心虛口氣軟化）討厭，妳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啦！

雅 雅：只要妳不說，我們不說，這些事就一筆勾銷，OK？

安 妮：那我就白被那個恰查某罵啣？（指琦琦）

雅 雅：罵人的事，是琦琦先不對。琦琦，表示一下吧！

琦 琦：（有點不情願）對不起啦！

安 妮：（乘機收篷）看在雅雅的份上，就算扯平好了。

阿 達：原來雅雅是這樣當模範生的啣！這完全是黑社會大姊頭，擺平屬下糾紛的架式嘛！嘖嘖嘖，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！（阿達獨自坐在飯桌處放話挖苦，

面前攤著作業）

雅 雅：喂！老哥，你不說話，沒人會當你啞巴的！

阿 達：好好好，我只是忍不住讚嘆一番而已。當我沒說好了！

小 慧：快來唱生日快樂歌吧！不然蛋糕上的鮮奶油要融了！

△小慧招呼安妮、琦琦、阿健坐好，雅雅居中。

小慧：雅雅，妳哥怎麼不來？

雅雅：妳就當他不在場好了！

小慧：真的嗎？不好意思吧？！

阿達：太感人了！還有人記得我的存在。我建議妳們班下次模範生選她好了。

雅雅：好酸的酸葡萄。我又沒不歡迎你加入，是你自己不來的。

阿達：我吃飽了！剛剛才吃了一個大漢堡，還喝了一杯重量杯的可樂。

雅雅：可見你一點兄妹之情都沒有。根本沒想陪我慶生。

阿達：不是啦！補完習實在太餓了嘛！生日快樂歌我坐在這裏也可以唱。那裏女生太多了，我不習慣。

小慧：還有我們班長阿健是男的呀！

阿達：真的？妳確定？

雅雅：臭阿達，爛阿達，你閉嘴啦！

琦琦：蠟燭點好了！來唱歌吧！

△眾人齊唱生日快樂歌，阿達的歌聲特別不合拍，又很大聲。

△雅雅許完願後吹蠟燭，大家拍手。雅雅切第一刀。

小慧：（接手代切）雅雅，妳剛剛許什麼願？

雅雅：不能說，說了就不靈了！

琦琦：妳不說我也知道。阿健，你這個梁兄哥懂不懂？

阿健：我，我不姓梁呀！

小慧：唉！梁兄哥就是說一個人很呆又不了解女生的心意。

安妮：阿健哪會呆呀！考第二名，只輸雅雅而已。

雅雅：別說了啦！我們來玩藏寶遊戲好了！

小慧：怎麼玩？

雅雅：我們一人出五十元當獎金，我把這本書藏在客廳，找到的人拿走所有的獎金，找不到的話就算我贏，好不好？（手拿一本小本戀愛占星術）

安妮：只在客廳嗎？

雅雅：對。但是限時五分鐘，這樣才刺激。

阿達：（冷不防又冒出一句）妳們別上她的當。我已經被她贏走好幾百了！

雅雅：那是你笨！你以為別人像你一樣笨嗎？

阿達：很晚了啦！別玩了好不好？

雅雅：你閉嘴！你不玩我們玩。（主動掏出五十元放煙灰缸中）

△其餘四人陸續掏錢加入。

雅：現在全部人先到門外一分鐘，我藏好之後開門叫你們進來，好不好？

小慧：好。妳快一點啲！

△四人出到大門外等候。

雅：老哥，你迴避一下好不好？

阿達：不要。

雅：你不合作的話，我把你的秘密告訴媽媽。

阿達：我有什麼秘密？

雅：你昨天早上自己偷偷用刷子在刷被單。夢什麼的。

阿達：不許說！

雅：那你走不走？

阿達：走就走！好男不跟女鬥！

△阿達入內室。

雅：哼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

△四顧見老式自鳴鐘，輕聲搬椅把書藏入孟君早先藏錢之處，又把一切復原。

雅：（開門）好了，進來吧！計時五分鐘啲！

△四人，開始找。安妮打開隔間櫃看。阿達也踱步出來。

安妮：雅雅，你們家的洋酒多了一瓶吔！新買的嗎？

阿達：陳安妮，妳對我家怎麼比我還清楚呀？

安妮：不客氣。守望相助嘛！（一面說一面找）

阿達：妳講話好像妳媽。

安妮：喂！你別妨礙我找啦！五分鐘快到了吔！

△安妮動手找沙發處，阿達緊張。

阿達：（跑去坐在靠枕處）你們忙你們的。我看我的電視。（拿遙控器開機）

△電視廣告唱「滿面春風，行路攏唔風……哦，大鵬啲！」阿達轉台，廣告詞「我要是再大

一點就好了」再轉台「誰人講四十就沒力，查甫人咩強咩勇，來，就是這味——×××

丸」

△阿健正在找時，聽到廣告，推了推眼鏡湊上前看。

阿健：奇怪，不，不是才九點嗎？這種廣告，九點半才能播，沒錯吧？

安妮：他們家有裝第四台！

阿健：（專心盯螢幕）那，那有沒有鎖碼的？

雅雅：阿健！你好噁心啲！

阿健：（一驚又假正經）不是啦！我是聽、聽大頭他們天天在說。我——我隨口問一問啦！
雅雅：哥！關電視啦！很吵吔！你不是要寫功課嗎？

阿達：對呀！（關機站起，連忙又坐下擋住枕頭）呃，還好啦！等一會再寫。

△小慧到飯桌處翻阿達放在飯桌的袋子。

阿達：喂！妳翻我東西幹什麼？

小慧：說不定雅雅把書藏在你袋子裏呀！

琦琦：有道理！桌上的作業也得翻一翻啲！（翻）嗯？這是什麼？

阿達：喂！我要控告你侵害個人隱私權！（站起，又坐下擋住枕頭）

琦琦：（唸）我不再掀女生裙子……這是什麼作業呀？

阿達：我沒有掀啦！我擦窗戶用長布條，後面竹竿勾到在擦洗手台的女生裙子，她硬要說我是

故意的。老師罰我寫一百遍，其實我是冤枉的！

雅雅：哈哈！（笑彎了腰）原來你在寫這個！我還奇怪你今天怎麼特別用功。

安妮：停一下，我想我找到了！（指阿達背後靠枕）

△雅雅先吃驚，後迅速鎮靜微笑。安妮去抽靠枕。阿達不許，拉拉扯扯之間，琦琦也來幫

忙，搶去枕頭。

安妮：阿達哥哥，你今天幹嘛這麼幫雅雅？這不像你的為人嘛！（摸到信封）有了！就是這個

啦！（取出，阿達搶，安妮閃開）

琦：不對呀！是一封信吔！

安妮：信封裏也有可能！（抽出其中之物）

阿達：拿來啦！又不是妳們要找的東西！（急怒試圖搶）

安妮：是相片，還有一張信紙。

△阿達停手不搶，愣在當場。

雅：奇怪。我看看！（搶去信紙唸）表姊，你委託我調查表……（停唸）

琦：（和安妮湊在一起看照片）雅雅，是你爸爸和一個女人吔！

雅：拿給我！我來保存。（搶走照片）

安妮：那個女的是誰呀？

雅：是我們親戚啦！喂！五分鐘到了喲！

安妮：不算啦！阿達哥哥一直在妨礙我找！

雅：好嘛！不算就不算。下次再玩好了！

安妮：（喜出望外）真的？那我可要拿回去囉！（抽回五十元）

△雅雅主動發還其他人五十元。

雅：好啦！今天就這樣啦！下次我們去小慧家玩。

小慧：好啊！歡迎歡迎。

阿健：那——那我先走了。我媽叫我早一點回家。

琦琦：那我也回去寫功課了！

小慧：我也回去囉！明天學校見！

△阿健、琦琦、小慧魚貫而出。安妮走到門口回頭。

安妮：雅雅，那張照片真的是妳親戚嗎？

雅雅：是啊！（看錶）啊！已經快九點了，再不寫作業明天連我都要挨老師打，罩不了妳啦！

安妮：好吧，拜拜！（出）

△雅雅急忙再拿出信看清楚，阿達也湊上去看。

雅雅：（推開阿達）不給你看！你去寫作業啦！你那個掀裙子的假如沒寫完，明天就變兩百遍了。

△孟君入，雅雅大喜迎上前來。

雅雅：媽，今天我生日啦！

孟君：啊？噢，生日快樂！（面露愧色）對不起，媽媽忘了買禮物。（掏錢包）這五百塊，就

給妳自己去選喜歡的東西，好不好？

雅雅：好啊！（收下）還有，這是我找到的。藏在靠枕裏面。

孟君：（接過）嗯？這是我的信呀！怎麼會在靠枕裏？（打開，看了信又看照片）

雅雅：媽！（伸手）

孟君：哦！（掏錢）做得好。這五百塊算是獎勵。你爸在不在？

雅雅：不在。他去買生日禮物給我。奶奶可能去打牌了，也不在。

孟君：好。你們兩個進去寫作業。沒叫不要出來。

雅雅：知道了。（進內室）

△阿達遲遲不進去，眼望靠枕。

孟君：（瞪他一眼）進去寫功課！（阿達入內室）

△文亮提一書局紙袋入。

文亮：孟君，妳回來啦！（揚聲）雅雅！禮物買回來了！

雅雅：（探頭）我可以出來嗎？（文亮愕然）

孟君：拿進去吧！

△雅雅出來拿紙袋回內室。

孟君：（拿出信）這是你藏的嗎？

文亮：（驚）呃，這個嘛，原則上是啦！

孟君：是就是！什麼原則上？這是我的信吔！你太過份了吧？！

文亮：妳表弟那個人真不是東西！亂裁臟給我！我跟那個女人根本沒什麼。不過是個保險客戶罷了！

孟君：客戶會穿得這麼風騷？

文亮：她是五月花大酒家的領班嘛！是我「女性終身保險」的客戶呀！她們要穿什麼，我怎麼管得著！

孟君：說得好像理直氣壯得很。假如真的沒什麼，為什麼藏我的信？

文亮：這就是我愛妳的表現呀！我打算明天找表弟講清楚，在這之前，爲了避免妳爲這種不實的指控生氣，才把信藏起來的。

孟君：你真厲害！黑的也能說成白的！要不是雅雅幫我找出來，我還被蒙在鼓裏咧！

文亮：唉！這不是教壞小孩子嗎？妳把雅雅訓練得一天到晚翻我的公事包討賞金，愛錢如命，這樣不好啦！

孟君：說到愛錢如命，你每次賄賂阿達，他還不是見錢眼開？你自己又多會教小孩子了？再說到你媽，一天到晚找我哭窮說家用不夠，自己常常打牌輸錢，還藏私房錢。上樑不正下樑歪嘛！

文亮：（怒）不准妳罵我媽！

孟君：你別假孝順了！家用的錢全是我出的，你根本沒出力，憑什麼不許我說話？

文亮：什麼沒出力？房子貸款和車子貸款全是我出的，加起來也有四萬多呢！

孟君：說到這個我更氣！車子本來就有了，是你自己要騷包，在狐狸精面前擺闊，才換了個克萊斯勒。增加家庭負擔，沒有責任感！

文亮：做生意要有派頭嘛！再說，不是我換車，妳哪裏有車開？

孟君：你以為我想撿剩的呀？舊喜美有什麼了不起？再說，保險公司除了薪水之外，業績獎金、年終獎金什麼的也不少，你從來沒拿回家，每次好幾萬的，加起來很驚人，是不是拿去貼狐狸精了？

文亮：冤枉啊！妳又不是不知道，保險公司的業務經理只是個虛名，業績一掉下去，經理也沒了，獎金常常貼在墊業績裏，哪有貼什麼人啊？！

孟君：真的嗎？（口氣軟化）

文亮：（宣誓）如有虛假，我兒子就不姓歐！

孟君：你這句話罵了很多人吔！

文亮：沒有啦！開玩笑的。說真的，我心裏真的只有妳一個人。在外面應酬扮笑臉已經夠辛苦了，妳多對我笑一笑，輕輕問候一聲，我就精神百倍，煩惱全消了！

孟君：那你也要將心比心呀！

文亮：我這就將心比心。咳！美麗的小姐，我有榮幸請妳喝杯咖啡嗎？

孟君：（情緒倏忽激動欲泣，深呼吸）你知道你已經多久沒對我說過這種話了嗎？十五年了！從阿達出生到現在。這些年來，孩子、工作、責任和婆媳問題充滿我的生活，我們之間又大吵、小吵，爭論不斷。或許，你在等我主動製造浪漫的情調，但是，我又何嘗不是在等呢？（拭淚）

文亮：（攬孟君肩輕拍）對不起。是我疏忽了！我以後會多留點屬於我們倆的時間。願意接受我的邀請嗎？（伸手作紳士狀）

孟君：（半嗔半喜，伸手勾文亮臂彎）那就再給你一次機會囉！

△兩人相偕出。

第四幕

時：第二天傍晚。

人：奶奶、陳太太、小倫、雅雅、阿達、小阿姨、趙老師。

景：歐家客廳。

△奶奶在打電話。

奶奶：喂？請問歐主任在不在？……我是他媽媽呀！……打他的大哥大呀？太貴了啦！妳幫我聯絡他，叫他打電話回家好不好？……謝謝妳啦！（掛電話）

△電話響。

奶：（接聽）喂？文亮嗎？噢，孟君啊。……不回來吃飯嗎？沒關係，我早就習慣了。我替妳告訴文亮好了！……什麼？文亮也不回來？……你們要一起出去吃飯啊？那多浪費呀！……好吧！隨便你們。（掛）

奶：一點也不會持家！要不是我辛辛苦苦節省用錢，哪有今天這樣的日子！

△電話又響。

奶：（接聽）文亮啊？孟君已經說過了啦！……什麼情調！別說你爸已經過世二十幾年了，就連他在世的時候，我也沒享受過什麼情調。日子還不是一樣的過？……什麼？捨不得打大哥大有什麼好笑？哪個小姐敢笑你？要不是我節省，一個寡婦怎麼能把你拉拔大？……好啦好啦！記得早點回來就是了！（掛）

△奶奶起身舒展筋骨，順手整理書報雜誌，又拿起抹布到處擦拭。忽見花瓶中的鮮花，大驚。

奶：糟了！我的十萬塊！（急忙拔出鮮花看底下）哎呀！會是誰拿走了？（沉吟）嗯，一定是孟君。這花除了她，不會是別人插的。

△門鈴響。

陳太太：歐媽媽！開門啊！

奶 奶：來了來了！（開門）

陳太太：（手捧調味料多瓶）這是昨天向您借的。謝謝您啦！（自行走入，把東西放到餐桌上）

對啦，昨天忘了告訴您，前天晚上您在劉太太家，有個小偷啊，悄悄溜進你們家偷東西
吔！

奶 奶：（驚）小偷？妳怎麼知道？

陳太太：是我撞見的呀！不過啊，那傢伙可沒沾到什麼好處。不但什麼都沒偷走，反而留下了自己的袋子，我們白賺了兩瓶洋酒咧！當然囉，一人一瓶嘛！沒掉東西，就沒報警啦！

奶 奶：（憂）真的沒掉東西嗎？

陳太太：沒錯啦！他連袋子都沒帶走吔！

奶 奶：有些東西，是不必袋子裝的。

陳太太：怎麼了？掉了什麼值錢的嗎？

奶 奶：不不不，我是隨便說說。

陳太太：那個小偷好像是開鎖進門的。您看看要不要換把鎖？

奶 奶：哦，難怪孟君要叫我換鎖。我這就打電話叫鎖行來。謝謝妳呀！

陳太太：哪裏哪裏，守望相助嘛！我走啦！

△陳太太出，奶奶翻電話旁記事簿查電話並撥號。

奶：喂，德盛鎖行嗎？我這裏是盛昌街一百六十一號，要換一副最好的大門鎖。……好，謝

謝。麻煩您盡快啲！（掛）

△有開鎖聲，奶奶走到門口拉開大門，小偷正欲開鎖入，蹲著忽曝光，一驚。

奶：你是鎖行的人嗎？這麼快就來了呀？！

小 偷：呃，是，是。（站起）

奶：你最好的鎖一副多少錢？

小 偷：呃，一、一千元。

奶：這麼貴。八百好不好？

小 偷：好、好。

奶：那你快點換，我到廚房切菜煮飯，你弄好叫我。

小 偷：哦。

△奶奶往廚房去，邊走邊咕噥。

奶：這麼好殺價，早知道殺五百，唉！

△小偷見奶奶走開，本想收拾東西溜掉，又改變主意拆走了錄影機，臨走時在門口又撞到陳

太太。

陳太太：要死啦！沒長眼睛啊！

小偷：對不起，對不起。（閃身跑出門）

陳太太：奇怪，這段話我好像在哪兒聽過。歐媽媽！剛才出去那個人是誰呀？

奶奶：（遙應）是鎖店的人呀！

陳太太：真的嗎？可是他拿著錄影機吔！

奶奶：（驚，跑來）什麼？他把錄影機拿走了？（看門）嘎？這鎖也沒換！怎麼回事？

陳太太：不知道吔！你不要不要去鎖店問個清楚，還是要去報案呀？

奶奶：要去，當然要去。（去找鑰匙、皮包）

陳太太：我陪您去。

奶奶：（感激）真是謝謝妳。

陳太太：哪裏哪裏，我一向最注重守望相助了！嘿嘿！反正也沒事嘛！

△兩人出。

△阿達人，書包一丟，坐在沙發上，腳蹠在桌面，心事重重的樣子。

△雅雅人，也癱坐沙發上，書包丟在地毯處。腳蹠在桌面。

阿達：難看死了，妳是女生吔！腳蹠那麼高，不怕穿幫呀？

雅雅：你好遜吔！現在哪有女生不在裙子裏加條短褲的？不怕被男生用鏡子照喲？！

阿達：還是很難看啦！喂！我肚子餓，妳去熱飯菜！剛才在樓梯口，奶奶交代妳的哦！

雅：呸！奶奶是老古板。爲什麼要我做呀？你是哥哥，應該要照顧妹妹才對。

阿達：妳是女生，女生本來就應該做飯。

雅：爲什麼女生應該做飯？

阿達：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男生比女生多了一點點，所以不一樣。

雅：多一點點有什麼了不起？女生三點不露，不是比一點多出兩點？

阿達：妳口才好，我辯不過妳。不過大家都說是女生要做飯的。

雅：可是大飯店廚師都是男的。

阿達：但是每一家做飯的媽媽都是女的。

雅：老師說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先生饌。那我們來比誰比較有學問，可以讓人服侍。

阿達：不必比了啦！你說有酒食先生饌，我就是先生，先生是男的嘛！所以我賺，賺到了啦！

雅：沒學問！先生是老師的意思，女老師也是先生。上次班上王小明在作業簿上填老師名字

的時候，把林秀嫻老師後面的先生改成小姐，被老師糾正過。你跟王小明一樣沒學問！

阿達：有學問又怎樣？能當飯吃啲？

雅：有學問用處才多咧！會得到爸爸媽媽老師阿姨的稱讚，哪像你，一天到晚被罵！

阿達：我知道妳比我有學問啦！喂，妳知不知道，「豬不肥，肥到狗身上去了」是什麼意思？

雅：什麼豬呀狗呀的，好沒水準。你聽誰說的？

阿達：奶奶呀！她每次看我的成績單都說這句話。

雅雅：奶奶最奇怪了！一定不是好話。不要理她。喂！我剛剛還沒說完，你別打岔。有學問還

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獎狀，你看牆上都是我的獎狀，我會作文還會演講，你看，（示範演講）「各位親愛的同胞，奮起吧！在這國家多難的時刻，我們不能再醉生夢死了！大

陸上還有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，在等待我們去解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！」

阿達：數字不大對嘛！課本上說蔣公在日本念書的時候，他老師指著手中的泥土，說有四萬萬五千萬隻微生物像中國人，怎麼這麼多年還沒多生一點？

雅雅：呃，我不清楚吧！可能是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沒辦法生孩子。好啦！你不會演講就去熱菜，別扯那麼多。

阿達：這兩件事好像沒什麼關係。不如我們來猜拳，猜輸的人去熱菜。

雅雅：好。（猜拳，雅雅贏）

阿達：不算，再猜兩把，三戰兩勝才算贏。

△門鈴響。雅雅去眼洞看，隨即欣喜地開門。

雅雅：小阿姨！昨天是我生日吧！妳怎麼沒來看我？

孟芬：對不起啦！我昨天加班。這是送妳的禮物（遞上一個包裝好的袋子）。

雅雅：謝謝小阿姨。小阿姨最好了，比爸媽還夠意思。都不必我提醒，自己就記得。裏面是什

麼東西呀？

孟芬：是一套亞森羅蘋全集。妳可以拆開來看呀！

雅雅：嘎？天啊！

孟芬：怎麼？不喜歡啊？

雅雅：不是。我太喜歡了！昨天才叫爸爸幫我買了一套。

孟芬：哦，真是太湊巧了！不過沒關係，書店老闆娘是我同學，我可以去換一套福爾摩斯全集，好不好啊？

雅雅：小阿姨萬歲！（迅速湊上前親阿姨面頰）

孟芬：阿達怎麼不說話？吃醋啦？下次你生日也買你喜歡的東西給你呀！

阿達：不是啦！我心情不好。

孟芬：雅雅，你們兩個吃飯了沒？

雅雅：沒有。我們剛剛正在猜拳看誰去熱菜。

孟芬：不用熱了啦！妳去巷口買一隻烤鴨回來，我們一起吃，好不好？（遞出一張五百元）

雅雅：好啊！烤鴨夾餅最棒了！（接過，欣然出門）

孟芬：阿達，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心情不好？

阿達：我……算了！沒什麼啦！

孟芬：說出來心情會好一點呀！雅雅不在，也不怕被她笑嘛！

阿達：沒用啦！說出來錢也不會……（說溜嘴，以手掩口）

孟芬：是錢的事呀！有人勒索你嗎？

阿達：不是啦！

孟芬：小阿姨是真心想幫你的。說出來，或許我可以幫你解決呀！

阿達：我說了妳不要罵我。

孟芬：能不罵就不罵。

阿達：我……我偷了老師的錢。

孟芬：多少錢？（阿達比十）十張？一千元呀？

阿達：不是，是……十萬。

孟芬：天啊！十萬？怎麼會這麼多？

阿達：我去辦公室交週記的時候，有一個老師拿會錢給我們數學的趙老師。後來我替我們導師拿麥克風，看到趙老師把錢藏在抽屜裏考卷底下，可能是去上廁所。那時候小辦公室裏沒有人，我拿了錢就溜走了。

孟芬：你怎麼可以這樣！阿姨真是白疼你了！順手牽羊就是偷竊，是要坐牢的！再說你傷害的是你的數學老師，這不是比一般偷竊更嚴重嗎？

阿達：我知道錯了嘛！小阿姨，你不是說不罵我嗎？

孟芬：這不是罵，我說道理給你聽。錢呢？

阿達：不見了啦！

孟芬：不見了？怎麼會不見？

阿達：我就放在靠枕夾層裏，後來就不見了嘛！

孟芬：會不會是你沒仔細找？我們再找一遍。

△兩人逐個拆靠枕找，未找到。正忙時，門鈴響。孟芬去應門。

趙老師：妳好。請問是歐達的家嗎？

孟芬：是呀！您是……

趙老師：我姓趙，是他的數學老師。

孟芬：哦，請進。阿達，趙老師來找你。

阿達：（不安，緊張）老師……老師好。

趙老師：好。（向著孟芬）你是他的家長嗎？

孟芬：不，我是他小阿姨，敝姓張。

趙老師：姓張？妳……看起來好面熟。

孟芬：我也覺得你好面熟。趙——趙宗勛，對不對？

趙老師：對呀！妳是張孟芬！好久不見了！（大喜）

孟芬：是呀，算一算——已經有十四年了吧！

趙老師：十四年零五個月。

孟芬：你怎麼記得那麼清楚？

趙老師：有些事、有些人，是不容易忘記的。（意味深長）

孟芬：對不起。那時候我媽拿你寫來的信到學校找老師，害你被罵得好慘，還被記了一個警告。

趙老師：是我自己不好，替妳惹了不少麻煩。我一直感覺很抱歉。妳——結婚了嗎？

孟芬：還沒。（害羞低下頭，復又抬起）你是不是爲了掉錢的事來的？

趙老師：是啊！妳已經知道了呀？那真的是阿達偷的囉？

孟芬：嗯。阿達，你自己來向老師承認。

阿達：老……老師，對不起。

趙老師：其實我早就猜到是你。那些錢呢？

阿達：錢……掉了啦！

孟芬：阿達！你怎麼可以這樣說？這不是叫人家爲難嗎？錢我們一定要還，掉了錢也不能當做不還的藉口！（向趙老師）對不起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但是他剛才已經自己向我承認偷錢

阿達：啊！（以手掩口）有人發現了。

孟芬：沒錯。不過，你自己承認，可能會好一點。

△雅雅開門人，手提烤鴨。

雅雅：阿姨，買到了，排了好久吔！嗯？這是妳男朋友嗎？好帥吶！看起來有一點「古意」的樣子，我最欣賞了！

阿達：什麼叫「古意」呀？

雅雅：就是台語「老實」嘛！

孟芬：你們不要亂說！這是阿達的數學老師，我們以前國中同班。

雅雅：那就是老情人了！

孟芬：再亂說，不給妳買福爾摩斯全集了！

雅雅：好嘛！大家來吃烤鴨吧！

孟芬：你們吃吧！我還有事，要先走了。

趙老師：我也要走了。——我送妳，好不好？

孟芬：好。阿達、雅雅，再見啦！阿達，記得我的話喲！

△兩人相偕出。

第五幕

時：同第四幕但稍晚。

人：奶奶、阿達、雅雅、文亮、孟君、陳太太、警察、小阿姨、趙老師。
地：歐家客廳。

△奶奶返家，見雅雅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阿達坐在飯桌處寫功課。

奶奶：達達真乖，好用功喲！雅雅怎麼不寫功課？

雅雅：我早就寫完了啦！他剛剛才開始寫。

奶奶：呢，不過還是有進步呀！平常都要三催四請才寫，今天好自動。

雅雅：當然囉！今天他們老師來家庭訪問，雖然他天生皮厚，也會有點不好意思嘛！

奶奶：什麼？老師來過啦！真是失禮了，沒大人招呼老師。

雅雅：招呼得很好呀！小阿姨跟老師一起出去談知心話了！

奶奶：妳小阿姨來了嗎？怎麼又會跟老師一起去談什麼話了呢？那你們吃過了沒？

雅雅：奶奶！妳一次問三個問題，我沒辦法一起回答。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。小阿姨是來過，

不過又走了。第二個問題，她跟哥哥的老師原來是老情人，國中的時候被外婆拆散失去聯絡。現在老師送小阿姨回去，一路上敘敘舊，說不定擦出愛情的火花，我們就可以把

快三十歲的小阿姨嫁掉了！第三個問題，我們吃過了，不過不是冰箱裏的菜，小阿姨請我們吃烤鴨。還剩一些，奶奶要不要吃？（說得又快又溜，連珠炮似地）

奶奶：很好很好，說話這麼有條理，要是達達像妳一樣聰明就好了！奶奶不餓，現在吃不下，等晚一點再說。妳媽呢？

雅雅：還沒回來。剛才冇打電話，說馬上回來。

△文亮、孟君開門入，滿面春風，孟君手中拿著一束紅玫瑰。

雅雅：媽媽！妳今天好漂亮啲！誰送的紅玫瑰？

孟君：妳爸送的。十幾年來第一次。

奶奶：咳！（清喉嚨）雅雅、達達，你們兩個進去，我們大人有話要談。

△雅雅和阿達不情願地退到內室，但仍躲在門邊偷聽。

孟君：媽，什麼事呀？

奶奶：有一筆錢，本來藏在靠枕夾層裏，後來我把它放在花瓶裏，是妳拿回去了嗎？

孟君：呃，花瓶裏的是我拿了，靠枕的事我不知道。

奶奶：什麼？靠枕裏的錢不是妳放的？那會是誰的？

孟君：我以爲錢是妳藏的。

奶奶：就算是我藏的，妳也不應該拿走呀！

孟君：我是想——反正家用都是我出的嘛！有多的錢我拿去存，要用的時候再提嘛！

奶奶：什麼你呀我呀的！妳嫁到這個家，就是我們歐家的人。我還在當家，妳的錢本來就應該交給我處理。每次要我像乞丐一樣討半天才給，又先扣下一萬給妳媽，五千自己花，一點誠意也沒有。

孟君：媽！養家活口是男人的責任。從古到今就沒有女人在出生活費的道理！我體諒文亮要付房子和車子貸款，又要應酬，已經挑起了全部的家用負擔。大家都是人生父母養的，我孝敬我媽有什麼錯？我又不是拿歐家的錢去給她！

奶奶：反了反了，妳用這樣的口氣來頂撞我！

文亮：媽！孟君說的挺有道理的，只是口氣沖了點。您別生氣啦！我們先來弄清楚這筆錢是哪來的，好不好？

奶奶：什麼？難道這錢——也不是你藏的？

文亮：我以爲是你們其中之一藏的。

△門鈴響，孟君去開門。一位警察站在門口。

警察：剛才你們家老太太來報案，我是管區的警察，來勘察現場。

孟君：請進。媽，妳報了什麼案呀？

警察：被偷的錄影機原來放在哪裏？

文亮：什麼？錄影機被偷了？（前去一陣翻找）糟了！十萬塊也不見了！（孟君驚，探頭看鐘裏，見錢不在，拖椅子站上去看）

警察：（拿檔案夾及筆做紀錄）要不要報案？失竊錄影機一台及十萬元，是嗎？

孟君：（拿出雅雅藏的戀愛占星術，大喊）雅雅！妳出來！

△雅雅由藏身處出來。

雅雅：什麼事？

孟君：這書是不是妳藏的？（語氣嚴厲）

雅雅：是呀！（莫名其妙）

孟君：爲什麼要把書藏在裏面？（兇）

雅雅：我……我過生日的時候，和同學玩藏寶遊戲，後來就忘了拿出來嘛！

孟君：那原來放在裏面的東西呢？快拿出來！

雅雅：沒有啊！裏面原來沒有東西呀！（委屈）

孟君：還裝蒜！裏面的錢不是妳拿走會是誰拿的？！（大聲）

雅雅：真的沒有啊！（哭）我沒有偷錢，真的沒有——嗚——（傷心）

孟君：糟了，那一定是小偷偷走了！

警察：還有掉錢啊？又失竊了多少錢？

孟君：十萬塊錢！

警察：哦，失竊錄影機一台及二十萬元。（記在檔案夾內）

文亮：不不不，等一下，鐘裏那十萬塊就是錄影機底下的十萬塊！

警察：你說什麼？你再說一遍！

文亮：我是說，那兩筆錢其實是同一筆錢，不過換過位置而已。

警察：那到底有沒有掉錢？錢怎麼會自己換位置？

孟君：原來是你拿走的！你一面對我花言巧語，一面背著我污我的錢！你好厲害！（文亮站在

警察身後，孟君說時面向警察）

警察：喂！不關我的事，妳在說誰？

文亮：我原來不知道是妳的嘛！現在我不是說了嗎？

奶奶：（向文亮）不是她藏的就是我藏的。你媽的錢你也敢拿？

文亮：沒有啦！媽，有外人在，這種事等一下再說啦！

△奶奶白文亮一眼，不再罵文亮。

警察：你們家很奇怪吧！報案報得亂七八糟。到底掉了什麼東西？

文亮：一台錄影機，還有十萬元。

警察：（改紀錄）說清楚嘛！真是的。你是歐先生嗎？

文亮：是的。

警察：歐先生，錢爲什麼會放在錄影機底下？

文亮：（抓頭）這……這是家務事，反正錢掉了，要請你們幫忙找嘛！

警察：你不說清楚怎麼可以？你們家一下掉一下沒掉的，說不定根本沒掉錢。

孟君：媽，剛才妳不是說靠枕裏的錢不是妳藏的嗎？

警察：什麼？靠枕裏也藏錢？你們家放錢的地方真奇怪。

奶奶：對，不是我藏的。妳也說不是妳，文亮剛剛也說不是他。

文亮：那我們真的沒掉錢。可是明明有十萬塊呀！

△門鈴響，孟君去開門，孟芬及趙老師入。

孟芬：這麼熱鬧。嗨，姊，怎麼有警察啊？

孟君：噓！等一下再說。

警察：到底是誰掉了十萬塊？不是你？（指文亮，文亮搖頭）不是妳？（指孟君，孟君搖頭）

也不是妳？（指奶奶，奶奶搖頭）……那，是妳嗎？（指孟芬，孟芬搖頭）那一定是你

囉？（指趙老師，趙老師尷尬不知如何回答）

奶奶：不可能是他啦！他不是我們家的人。喂，你就是阿達的老師對不對？

趙老師：是的，敝姓趙。

警察：都沒有人掉錢，那到底錄影機有沒有被偷？

奶奶：有啦有啦，就是那個假的鎖匠偷走的。

警察：好。有消息我會告訴你們。錢的事你們自己查清楚再來報案好了！（警察出）

文亮：奇怪，那十萬塊到底是誰的？

孟芬：我知道是誰的。（揚聲）阿達，你出來一下。

△阿達慢吞吞由藏身處出來。

奶奶：這關達達什麼事？

孟芬：阿達，記不得華盛頓砍倒櫻桃樹的故事？該你表現啦！

阿達：錢是我藏的。我偷了趙老師的會錢。（眾驚）

奶奶：嘎？（用力由阿達後腦打下去）丟臉哪！我們歐家的臉都被你丟光了！

文亮：（也由阿達後腦打下去）你真差勁！我平常是怎麼教你的？別人的錢你也拿？

奶奶：（護著阿達）你打他做什麼？你自己不是也想拿你媽的錢？

孟君：媽！小孩子不能寵，文亮那個是家務事，我們還是先向趙老師求情，不然阿達要坐牢

的！

奶奶：嘎？趙老師！錢我們一定會還，你不要報警好不好？

趙老師：阿達已經還我錢了。他本性不壞，而且已經悔改了，我本來就沒打算報警。

奶奶：真是太謝謝你了！老師，請坐，不要站著啦！雅雅，去倒茶給老師。孟芬，妳也坐，大家都坐嘛！

雅雅：（嘟著嘴不大情願）挨罵我有份，做事我也有份。（慢吞吞走去廚房倒茶）

文亮：那錄影機下面的錢是阿達拿回去了，不是小偷偷的嗎？

阿達：我找到那包錢的時候，錄影機已經不在了。

△門鈴聲，孟君開門，陳太太入。

陳太太：歐媽媽，事情怎麼樣了？（看到孟芬和趙老師）喲！是孟芬嘛！帶妳男朋友來給大家看看呀？不錯嘛！一表人材，嘖嘖，在哪兒認識的啊？

孟芬：不是啦！他是阿達的老師，妳別亂說！

陳太太：噢？不是啊？哎喲！對不起。老師，你有沒有教到我們家安妮呀？就是跟阿達他妹同班的陳安妮嘛！

趙老師：沒有。我沒教到。

陳太太：嗯？雅雅今天怎麼特別安靜？平常不是這樣的嘛！

雅雅：我今天最倒楣了！明明是哥哥他偷……

奶奶、文亮、孟君、阿達齊聲：雅雅！

雅雅：（轉口）哥哥他偷看鎖碼台！（報復後得意地笑）

阿達：妳亂說！

陳太太：真的嗎？看不出來吧！阿達他一臉老實的樣子。

雅雅：那只是外表而已！他呀，一肚子壞水！

阿達：我們喝一樣的水長大，妳也是一肚子壞水！

雅雅：那爸媽也喝一樣的水，你敢罵他們一肚子壞水？

阿達：呃，爸爸多喝了許多酒，媽媽多噴了許多香水，不一樣啦！

奶奶：那我沒喝酒也沒噴香水，是不是一肚子壞水呀？

雅雅：沒關係，妳可以去廁所把它拉出來。

奶奶：死丫頭！沒大沒小！

△忽傳出連環屁聲，陳太太彎腰抱肚。

陳太太：哎喲！肚子好痛。歐媽媽，廁所借一下。

△陳太太匆匆走入內室上廁所。

雅雅：原來一肚子壞水的是她呀！

△眾笑，音樂揚起，幕落，結束。

人物介紹

奶奶：歐達、歐雅的祖母，年約六十出頭，因與兒子和媳婦溝通不良，常擔心被遺棄而沒有安全感。嘮叨、在意金錢，連兩個小孩也不大重視她的話。

歐文亮：歐達之父，任保險公司業務經理，約四十歲，高帥善交際，事業心重，有點滑頭，周旋於女人之間拉保險，看似花心，其實並未真正出軌。因為愛面子，總是裝做一副很有辦法的樣子。有困難也不會告訴家人。

張孟君：歐文亮妻，貿易公司總經理秘書，三十好幾，美麗能幹，對丈夫的冷落深感不滿，又擔心丈夫嫌自己不再年輕，為求證丈夫心態，故意裝約會試探他反應。

歐達：文亮長子，就讀國中三年級。受父母、奶奶影響，頗在意金錢。本性善良，不大用功。綽號阿達。

歐雅：歐達之妹，就讀國中一年級，綽號丫丫（讀作一丫一丫）。喜歡打小報告、刺探秘密，口齒伶俐，吵起架來必占上風。是其母孟君的心腹。成績優秀，演講尤其擅長。

小偷：男，笨拙而倒楣，年齡不拘。

陳太太：年約四十，小氣三八，愛向人揩油，心地不壞。

陳安妮：陳太太之女，為雅雅同班同學，小氣三八一如其母，和雅雅常勾心鬥角。

張孟芬：阿達的小阿姨。熱心、愛小孩，二十八歲仍未婚。清秀樸素。與趙老師學生時代有情但失去聯絡。

趙宗勛（老師）：溫和善良，有點內向。二十九歲，未婚。他標了一個會想買車，不料被阿達順手牽羊。

雅雅的同學三個（阿健、小慧和琦琦）：阿健為班長，斯文有書呆氣，戴副粗黑的眼鏡。琦琦口齒伶俐，小慧心地善良。

警察：男，年約三十多歲，穿制服。